

專題分析

2012 年末「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之分析：

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

胡敏遠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美「中」近期在東亞地區的權力競逐，具體地表現在美國對東協國家的外交作為，同時強化與南海主權各聲索國的安全合作關係。依攻勢現實主義的看法，中共崛起之所以會讓美國焦慮不安，實因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有被中共超越之感。「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主在突顯美國的霸權角色，目的是要降低中共崛起的影響力。另外，攻勢現實主義是從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下，解釋強國欲爭取全球或區域霸權的意圖，但因體系中每個行動體自主越來越強，可利用不同議題在強權之間採取平衡策略，遂使權力操作更加困難。未來大國須以更精緻、多元化的議題做為合作手段，才能確保權力運作順遂。

關鍵字：歐巴馬、東協組織、攻勢現實主義、中國崛起

An Offensive Realistic View on Barack Obama's Trip to Three Asian Nations in the End of 2012

Ming-yuan Hu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cent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mainland China in the East Asia region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upon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SEAN nations and its effort in strengthen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claima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an offensive realistic view, U.S. anxiety about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stems from its perception that its influenc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 being surpassed.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trip to Thailand, Myanmar, and Cambodia in the end of 2012 aimed to stress U.S. hegemonic role in the region and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a rising mainland China. 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in a condition of anarchy, offensive realism explains the intention of great powers to compete for regional or global hegemony. However, with their increased autonomy, each actor in the system is now able to utilize a variety of issues to strike a balance among great power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great powers to exert their strength. As a result, great powers will have to adopt more subtle and diverse issues for cooperation to ensure a smooth exertion of power.

Keywords: Barack Obama, ASEAN, offensive realism, rise of China

壹、前言

冷戰結束以降，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大多在以安全為主體的框架中進行，其中大國間的安全與經濟利益之爭，決定了東亞地區權力結構變化的內容。美「中」權力競逐具體地表現在美國對東協國家的積極外交作為，同時強化與南海主權各聲索國的安全合作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兩強權力競逐也讓地區內中小型國家，更有機會採取在大國中的平衡策略，也讓大國在權力運作變得更為複雜。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 2012 年 11 月 18 至 20 日間前往泰國、緬甸、柬埔寨等三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參加 11 月 20 日於金邊召開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明顯看出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控制意圖，尤其想掌握東亞高峰會的主導權。¹「歐巴馬亞洲三國行」的目標不僅表明美國「重返亞洲」的決心，更直接與中共在東協的傳統盟邦（緬甸、柬埔寨）接觸，以試探中共新領導人的反應。在訪問緬甸期間，歐巴馬特地拜訪反對黨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強調美國支持緬甸民主改革運動的立場。在與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會晤時，允諾將以 2 年時間提供 1.7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主要用於籌畫民主機制和改善教育，同時宣布重啟 20 年前關閉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緬甸辦公室，以加強雙邊各項合作計畫。²歐巴馬也藉機提出建立美緬雙邊戰略夥伴關係，這些作為都突顯美國企圖圍堵中共崛起的戰略意圖。³其次，歐巴馬參與東亞高峰會時，再次提出解決南海主權爭端，要求各聲索國以和平途徑化解彼此誤解，以共同維持

¹ 〈歐巴馬展實力主導亞洲外交〉，《聯合報》，2012 年 11 月 21 日。
<<http://udn.com/NEWS/WORLD/WOR3/7512838.shtml#ixzz2CrNpEbph>>，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2 日。

² 〈歐巴馬給緬甸伴手禮 49 億〉，《聯合報》，2012 年 11 月 21 日，
<<http://udn.com/NEWS/WORLD/WORS1/7510434.shtml#ixzz2Cjue8PBI>>，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2 日。

³ 美國現正穩健改善與緬甸的關係，並鼓勵歐盟國家加強投資緬甸，誘使緬甸減少對中共的經濟依賴。2011 年底前國務卿希拉蕊訪問緬甸時，還被緬甸總統登盛描述為「美緬的新頁」。“Clinton Pledges Improved Burma Ties If Reforms Continues,” *BBC*, December 1,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5978893>>, accessed on March 12, 2012.

2012 年末「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之分析

南海地區的穩定與繁榮。美國想藉此議題讓東南亞國家重視美國的功能與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美國的戰略目標也可間接達到削減中共崛起的影響力。

若從國際關係理論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觀點來看，「歐巴馬亞洲三國行」的戰略思考主在彰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角色，削弱中共在東協國家的影響力，以維繫其在東亞地區經濟的主導權。相對的，中共面對美國新圍堵策略的因應措施，是採取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s）的戰略思考，以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霸權國家的地位。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似乎可以理解美「中」兩強在東亞地區的權力之爭。然而，攻勢現實主義是從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下，解釋強國欲爭取全球或區域霸權的意圖，但因體系中每個行動體自主性越來越強，可利用不同議題在強權之間採取平衡策略，遂使權力操作更加困難。基此，本文運用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經典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所論述的攻勢現實主義為研究途徑，並以「歐巴馬亞洲三國行」的外交策略為例，解釋上述理論與實際運作的關聯性，以對該理論與美「中」權力競逐關係有一番新的認識。

貳、二十一世紀美「中」在東亞地區權力競爭的特色

本世紀以來，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大多在以安全為主體的框架中進行，其中大國的國家安全與海洋權力爭奪，決定了該地區的政治生態。東亞地區也成為美「中」兩強權力競賽的場域。尤其美國的亞洲政策因權衡國家安全考量，重點置於如何壓制國際恐怖組織，同時力求遏制地區強權（中共）崛起，國家戰略重心已逐漸向亞太地區進行調整。2010年5月，歐巴馬政府公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再度將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並列為未來世界「影響力中心」。歐巴馬政府強調在維持軍事優勢地位之外，應同時重視外交、經濟、國際秩序等非軍事手段，以因應國家安全挑戰。⁴2011年11月，時

⁴ U.S.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0*, May, 2010.

任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再次表達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決心。⁵她列舉六大政策方針：第一，加強雙邊軍事同盟；第二，與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新興大國展開關係；第三，參與區域多邊組織；第四，擴展經貿投資範圍；第五，增加軍事存在的力量；第六，促進區域各邦交國家的民主人權發展。文中同時強調涉入區域事務與穩固國內安全兩者間的密切關係，以彰顯美國重返亞太的必要性。⁶

明顯地，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是以制衡中共崛起（威脅）為考量。美國全球戰略「再平衡」（rebalance）的方向也從歐洲及中東地區向亞洲方面調整。尤其在經濟方面，近年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緊跟著中國大陸的腳步前進，中共在東亞區域經貿整合上又為東協國家提供發展的公共財（common goods），遂使東南亞國家願意附和中共的經濟藍圖。從經濟競爭的角度來看，「歐巴馬亞洲三國行」最重要目的在於拓展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以抗衡中共在東協國家中倡議並形成的經濟共同體「區域廣泛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然而，美國長久以來在亞洲的重心是安全問題而非經濟政策，直到近年才將重心轉移到經濟，但是亞洲各個國家早在十多年前，已著手在經濟領域上為彼此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例如東協+N 建構出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在這個領域的介入稍嫌過遲，角色也明顯不足。⁷但是，美國的積極作為已有動搖「東亞區域整合以東協+N 為中心」的趨勢，重新使美國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核心。⁸

美國為獲取與爭奪在亞太地區的更大利益，其「重返亞洲」政策從政治、外交與軍事等領域與亞太地區傳統盟邦或友邦國家合作，以壓抑

⁵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accessed on April 3, 2013.

⁶ 同上註。

⁷ 孫國祥，〈歐巴馬連任首訪東南亞展「重返亞太」決心〉，《青年日報》7版，民國101年11月12日。

⁸ 張登及，〈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戰略與評估》，第3卷第2期，頁31。

中共經濟力量的影響。在政治方面，2012 年 7 月，希拉蕊訪問歐亞 9 個國家，其中 6 個都是中共周邊國家（日本、越南、寮國、柬埔寨、蒙古、阿富汗）。訪問目的明顯是要加強與中共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以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同年，時任美國防部長潘尼達（Leon Panetta）訪問亞洲，與希拉蕊的亞洲行似乎有異曲同工之效用。由此得知，美國對中共採取攻勢現實主義的戰略作為十分明顯。⁹在軍事方面，2012 年出版的《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重心》（*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提到美軍主要任務，包括反制恐怖主義與非正規戰爭；嚇阻及擊敗侵略；即使在「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挑戰之下，仍可進行兵力投射；遏阻及反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網路及太空空間有效運作；維持安全有效的核嚇阻等。¹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兵力部署和強化盟邦的作戰關係，真正用意是降低中共帶來的新威脅。因此，美國重返亞洲主要目標是排除中共崛起對美國地區霸權地位的威脅，無論在政治、經濟與外交，美國的作為都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東亞多數國家擔心中共軍事力量壯大（「中國威脅論」）可能為地區帶來不穩定現象。尤其中共在南海主權爭端上表現出強勢作為，讓南海主權聲索國深感焦慮。畢竟中共仍為非民主體制國家，在決策模式與人權問題上，中共不斷地遭到國際質疑。¹¹對此，與中共有海上利益衝突的東亞國家希望拉攏美國，期望藉由美國的力量制衡中共軍事威脅。大致而言，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雖以美「中」兩強所

⁹ 張登及，〈希拉蕊訪問中共周邊國家戰略意涵：攻勢現實主義的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8 期，2012 年 8 月，<<http://blog.xuite.net/lukacs/blog/62967643-%E5%B8%8C%E6%8B%89%E8%95%8A%E8%A8%AA%E5%95%8F%E4%B8%AD%E5%85%B1%E9%80%B1%E9%82%8A%E5%9C%8B%E5%AE%B6%E6%88%B0%E7%95%A5%E6%84%8F%E6%B6%B5%EF%BC%9A%E6%94%BB%E5%8B%A2%E7%8F%BE%E5%AF%A6%E4%B8%BB%E7%BE%A9%E7%9A%84%E5%88%86%E6%9E%90>>，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13 日。

¹⁰ U.S. DoD,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U.S. DoD, 2012), pp.4-6.

¹¹ Peter Van Ness, "Addressing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9, No.1 (Winter 1996), p.25；轉引自，朱雲漢、賈慶國主編，《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76-77。

形成的權力結構為主，但夾在兩強中的中小國家仍保有極大彈性與靈活選擇的自由。美「中」權力之爭風起雲湧，兩強企圖主導地區的意圖，仍是帶動體系結構變化的驅動力，但是中小國家的影響力也不容小覷。簡言之，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類似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體系，但存在著高度變動性及不穩定性。

參、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概述

針對東亞地區權力結構的變遷，運用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以理解美「中」之間權力競逐的景況，似乎可以提供一幅較為清晰的圖像。

一、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與道德觀

從權力運作的層面來看，攻勢現實主義更強調行為者（大國）的意圖與能力之間的關係。不可否認，傳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提供對於「權力」與「道德」在國際政治中所能發揮的效用；國家藉由權力的運作，在其間產生外交政策、國際協議、國際爭端的處理態度等。傳統現實主義將國家追求權力視為國際社會成員欲追求的目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甚至提出權力等於利益，權力更是等於國家目的。¹²結構現實主義學者華爾茲（Kenneth Waltz）雖不完全認同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觀，¹³但仍認同權力在國際體系中所能發揮的力量。他認為國家最終目的是藉權力獲得安全，權力僅是實現安全目的的一種手段。華氏的權力觀認為，在體系中大小排列形成結構，權力變化引起結構變化，國家間權力的分配及變化有助結構的形成和變化。¹⁴有關權力的界說及其與道德之間的發展關係，無論傳統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都不願意將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與國內政治問題相互混淆。¹⁵因此，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間對於權力的界定和利益的互動關係具有獨立性格，不應與國

¹²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8.

¹³ 結構現實主義又分為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¹⁴ *Ibid.*, pp. 123-128.

¹⁵ 詹姆斯·多爾蒂等著，閻學通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 67-69。

2012 年末「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之分析

內政治混為一談。¹⁶

二、攻勢現實主義的假設與重要觀點

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繼承上述現實與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其基本假設有以下五點：第一，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第二，大國具備用於侵略的強大軍事力量；第三，任何國家永遠無法掌握他國意圖（intention）；第四，生存仍為大國的首要目標；第五，大國仍為理性行為者，會依成本與效益的算計能力進行分析與評估。¹⁷基於以上五點假設，攻勢現實主義的重要論點如下：

（一）國際政治即是大國政治

攻勢現實主義對國際社會所持的是悲觀態度，認為大國處在無政府的國際秩序中，恐懼（fear）支配國家行為。國與國之間終究不存在任何信任，安全威脅是大國之間導致衝突的根本原因。¹⁸大國之間的衝突常會引發國際社會的動亂，因為當大國認識到相對力量正變得強大時，就會傾向於向外擴展政治利益，以求先發制人，實現自我。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即是「大國政治」。¹⁹大國最終理想是要成為世界唯一或地區霸權，唯有成為霸權之後，國家才會滿足現況。因此，任何大國會抓住任何機會成為體系中的霸主，以確保在該地區內無平行的挑戰者。

（二）權力分配決定大國政治意圖

攻勢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概念與結構現實主義的概念有些相似。結構現實主義認為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大國間的權力分配往往決定國際體系內結構力量的分布。²⁰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最初的動機是防禦性的，但國際體系的結構會迫使國家進行攻勢思

¹⁶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Press, 1985), Chapter 1.

¹⁷ 洪鎌德，《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論》（臺北：楊智出版社，2011 年 5 月），頁 147。

¹⁸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5.

¹⁹ 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特別強調通過權衡擴張行為的得失大小，以決定自己該採取何種行為，而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要不斷獲取權力，才能改變現有的權力結構；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5.

²⁰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0.

考，有時則是採取攻勢行動。²¹因為結構雖是由大國的力量分配而形成，但力量的分配則由大國的意圖來決定。²²可見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意圖要比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運作顯得更為積極。

（三）大國政治為修正主義國家間的衝突過程

米爾斯海默在其《大國政治的悲哀》一書中，運用 18 個戰爭歷史，並以個案分析論述大國追求權力的過程都是採取修正主義的角色。²³大國無法判定他國是否對其懷有敵意、或是否一定會對其進攻，為了自己的安全與生存，大國必須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而且必須具備一定的進攻能力，才能使國家保有生存的戰略。²⁴米爾斯海默也不贊成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權力僅是為了獲得安全，而認為追求無限的權力，才是國家最終的目標。一旦地區大國掌握絕對的權力，就會建立起依此強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對那些不服從強權建立起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強權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設法遏制其挑戰意圖。²⁵

（四）大國採取「離岸平衡者」的策略與功能

米爾斯海默以 19 世紀的美國在歐洲與亞洲維持霸權為例，認為霸權國家是維持現狀的國家，美國採取的手段為「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策略。²⁶米爾斯海默認為大國可以征服它從陸地上能到達的相鄰地區，但是絕對不可能獲得全球霸權。大國為了能在許多地區都成為

²¹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May 1994), pp.32-35.

²² 在米爾斯海默看來，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過分保守，因為國際政治幾乎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國際體系以犧牲對手做為獲得權力的手段，當重要機會出現時，大國會抓住機會，大國最終之目標就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1.

²³ 米爾斯海默以日本（1868-1945）、義大利（1861-1943）、德國（1862-1945）、蘇聯（1917-1991）、威廉德國（1890-1914）、納粹德國（1933-1941）、美國的核政策、蘇聯的核政策、美國的崛起（1800-1900）、美國與歐洲（1900-1990）、美國與東北亞（1900-1990）、英國大戰略（1792-1990）、法國（1789-1815）、俾斯麥的普魯士（1862-1870）、冷戰（1945-1990）、近代歐洲大國戰爭（1792-1990）等 18 個戰爭，說明大國在追求權力的過程都是修正主義國家；詳見 John Mearshes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ter 6,7,8,9.

²⁴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2.

²⁵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9.

²⁶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ter 7.

2012 年末「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之分析

霸權者，「離岸平衡者」的角色遂成為霸權國的最佳戰略選擇。²⁷因為霸權國家要維持在地區的優勢，得先防範地區其他霸權出現，而最佳的辦法就是在當地扶植另一國家，使之成為「責任承擔者」，自己則充當「離岸平衡者」。

（五）大國的政治意圖在遏止另一個區域強權

依據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強權國家追求的目標，是在國際體系中永續經營其王國事業，所以極大化追求權力與國家安全，正是追求霸權地位的必要之道。²⁸質言之，強國追求霸權事業的永續經營，等同於追求權力的極大化，也等同於追求軍事實力的極大化。所以米爾斯海默認為每個國家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將權力最大化，以遏制區域另一個強權出現。²⁹

肆、「歐巴馬亞洲三國行」的戰略意涵 - 鞏固霸權地位

「歐巴馬亞洲三國行」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具體實踐，其作為是從中共周邊國家著手，以鞏固傳統盟邦為重點。美國藉由擴大、強化與中共周邊國家的關係，降低中共在區域的影響力，進而鞏固其在亞太地區霸權的地位。尤值注意的是，歐巴馬的外交手段是從各國的安全思考與國內民主出發，促進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達成與美國政治理念相互一致，以擴大美國在此地區的聲勢與威望。從國家利益與外交策略來看，歐巴馬的外交作為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要求，分析如後：

一、強化與東協國家的外交關係

美國白宮官員表示，歐巴馬此行目的並非圍堵中共，而是推動所謂

²⁷ 米爾斯海默認為平衡者在未獲得絕對優勢前，其作為是強勢且具有進攻性質，例如 20 世紀前的美國是擴張性的、革命性的，之後是和平的，因為美國已完成西部開發，成為具有兩洋的大國。他甚至大膽判斷，美國在 21 世紀將會減少在歐洲和東亞地區的駐軍，試圖將上述地區交給其他大國（美國盟邦）去抵抗區域內的威脅。一旦這種作為失效，美國將會使用軍事力量消除威脅；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140, pp.236-238.

²⁸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1-34.

²⁹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

的「軸心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將外交重點由伊拉克及阿富汗轉向太平洋地區的經濟與政治。歐巴馬以此做為第二任內的使命，³⁰讓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找到著力點。東南亞國家認為，中共在南海主權上展現的軍事霸氣，加上近十年來積極的外交意圖，突顯中共的霸權野心，也讓東南亞國家心懷恐懼。歐巴馬參加東亞高峰會時，即從「南海自由航行安全」做為切入點，以此團結東協國家。美國甚至以催促各國簽署「南海行為準則」為題材，希以集體力量與中共進行談判。此一議題雖未在該次東亞高峰會發酵，但美國凝聚東協國家力量，鞏固霸權地位之意圖昭然若揭。³¹另外，美國擴大參與東協國家內部事務，並從個別國家與中共之間的矛盾關係下手，找出能與美國合作的共同利益。例如，中共在湄公河上游攔水築壩，其「大湄公河開發計畫」並未顧及湄公河下游國家（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的農業、水資源與環境汙染問題。美國遂向柬埔寨、寮國與越南等國提供經濟援助，並以保護環境與教育為名實施共同經濟合作。美國的經濟援助是要分離東協國家與中共的親密關係，最終目標是說服東協國家與美國合為一體，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進而維持其既有霸權地位。

二、擴大「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之能量

目前讓美國最感威脅的莫過於美國本身的經濟問題。「歐巴馬亞洲三國行」的首要考量即是說服東南亞國家加入美國主導的 TPP，以改善美國經濟困境。亞洲當前經濟貿易已趨整合，意味著美國的影響力很難再進行主導與干預。進一步反應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地位可能被中共超越。此發展趨勢將讓美國經濟問題無法擺脫當前困境。歐巴馬利用東亞高峰會與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汶萊、澳洲及紐西蘭等國家領袖召開特別會議，針對如何開展 TPP 交換意見。東南亞各國卻持相對審慎與保留的態度，認為必須仔細評估利益損失，才能再進行討

³⁰ 〈歐巴馬訪問緬甸，美中競賽升溫〉，《聯合報》，〈<http://udn.com/NEWS/WORLD/WORS1/7507954.shtml#ixzz2CdL2YyYC>〉，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2 日。

³¹ 〈南海主權美中過招點到為止〉，《聯合報》，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http://udn.com/NEWS/WORLD/WOR3/7513076.shtml#ixzz2CrM0Ptgp>〉，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2 日。

論。³²毋庸置疑，TPP 的戰略思考隱藏著美「中」政治與經濟利益較量。美國試圖以 TPP 主導亞太地區經濟自由貿易協定，欲與中國大陸所主導的「東協模式」(The ASEAN Way)；「中」、日、韓形成的自由貿易區(東協+3)、未來可能成型的 RCEP (東協+6) 相互較勁。

值得再觀察的是，美國目前因應措施似乎不夠，經濟整合程度也較遜於中共的積極作為。尤其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擴展，美國對盟國已提供足夠的安全保護—公共財，其效益理應回饋到霸權國家可獲取的利益。從整體經濟層面來看，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經由東協與中國大陸共同發展的 RCEP，儼然將成為全球最大經貿自由區。³³相對的，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正逐漸下降，在大多數東協國家的對外貿易總額中，美國所占的比重逐漸減小。美國雖不斷推銷其政治、經濟與安全等服務，希望獲得東協國家認同，東協國家在經貿合作方面彷彿仍選擇靠向中共，美國的訴求與策略似乎很難如願以償。

三、擴展美緬關係以降低中共在東協國家的影響力

「歐巴馬亞洲三國行」的第二站訪問緬甸，所代表的意涵就是擴展美緬關係，降低中共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緬甸長期以來為中共的忠實盟邦，中共對緬甸的支援不僅包含大量經濟、軍事、科技支援，更重要的是向緬甸輸出一套「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政治與經濟管理制度。此套制度隨著中共軍事與經濟實力不斷成長，也成為中國大陸向外（國際）推銷中共成功的發展經驗。緬甸長期依中國大陸式政經管理模式進行統治，卻被世人譏評為極權、封閉與保守的國家，且經濟發展程度遠遠落後其他東協國家。2011 年起，緬甸當局受到國內外不利形勢的巨大壓力，不得不實施開放與改革政策。美國喬治城大學緬甸專家史坦伯格(Andrew Steinberger)指出，緬甸高層突然熱情擁抱政治與經濟改革，是在幾年前無法想像的情景。中國大陸長期對緬甸的支援與控制，卻讓緬甸決定中止伊洛瓦底江大壩計畫，就是在抵抗中國大陸的控制，代表

³² 同上註。

³³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統計，RCEP 具有 34 億人口，GDP 總產值達 17.2 兆，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貿易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2.

緬甸試圖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³⁴緬甸尋求改革開放的經驗與模式時，發現必須與西方國家（尤指美國）重新接軌，而不是僅運用中國大陸式的改革模式。基此，美國此時以強大的經援姿態進入緬甸，同時又以美式民主價值向緬甸政府傳達其意涵。對緬甸政府而言，歐巴馬的善意不僅能改善目前虛弱的經濟體質，也可挽救當前執政困境。

歐巴馬在緬甸仰光大學（緬甸的民主聖地）發表演說表示：「這段不凡的（民主改革）旅程才開始，還有一段長路要走…我們不容進步的火花熄滅，必須成為這個國家所有人民閃耀的北極星…雖然緬甸的民主發展仍有不足之處，但美國支持你們。」³⁵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羅茲（Ben Rhodes）指出，歐巴馬向緬甸當局傳達的訊息相當清楚，只要緬甸持續改革路線，美國將提供更多支援，並協助推動民主。³⁶所以，歐巴馬的緬甸行象徵美國力量已向東協國家擴展。美國的政治目標是分化東協國家對中共的依賴。「歐巴馬亞洲三國行」格外顯現出美國對中共採取「拔樁」的競爭策略。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擴張與追求霸權地位是大國的宿命，這一點也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信極少，恐懼極大。³⁷以此觀點審視美國國家戰略，似乎合乎攻勢現實主義的霸權國家理論；因為從以往美國決策者的經驗觀察，美國無法忍受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出現與其爭霸的強權國家。現今中共崛起實令美國擔心不已。米爾斯海默認為「假如你把中共視為敵人，它就肯定會成為你的敵人。」奈伊（Joseph Nye）也曾提出相同看法：「堅持說肯定會有一場戰爭，就是最終邁向戰爭的主要理由。由於兩方都相信衝突最終要用戰爭手段來解決，雙方只會著手進行合理的戰爭準備。在對方的心目中，這只會證實他們的憂慮。」³⁸基此，中

³⁴ 〈歐巴馬給緬甸伴手禮 49 億〉，《聯合報》，2012 年 11 月 21 日，〈<http://udn.com/NEWS/WORLD/WORS1/7510434.shtml#ixzz2Cjue8PBI>〉。

³⁵ 〈緬甸民主之旅才剛開始〉，《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WORLD/WORS1/7510449.shtml#ixzz2CjtWKnHX>〉，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1 日。

³⁶ 〈歐巴馬訪緬旋風正負評價各見〉，〈<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726076&type=%E5%9C%8B%E9%9A%9B>〉，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2 日。

³⁷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2.

³⁸ 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商務週刊》，2005 年 4 月，

共崛起對東亞地區或西太平洋是否有進一步擴張意圖，已成為美國訂定「對『中』政策」的內涵及「重返亞洲」政策的意圖（intention）。事實上，攻勢現實主義所指的國家意圖，不但與界定國家的生存層次目標有關，也與國家的安全認知極為密切。如此一來，美國的對外行為是由威脅法則所決定，對於追求主宰國家的生存方式也從此孕育而生。³⁹

由上述分析得知，中共若在亞太地區稱霸或企圖主宰區域內的國際事務，美國必然會採取制衡措施，以防止中共壯大。學者張登及認為，21世紀以來，隨著中共實力與在亞太地區影響力不斷升高，在國際組織與亞太地區的多邊活動也日益活躍，使得美國認知中共已對美國在此地區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⁴⁰因此，美國會運用軍事與外交等手段圍堵中共，使其減弱到不再有能力站上控制亞洲國際舞台的制高點。鄭永年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根據是其所認知的「國家利益」。中共也很難改變自己國家利益的認知，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可避免；但這並不是說，美「中」戰爭不可避免，但衝突會持續發生。因為美國「重返亞洲」是要平衡中共崛起，中共也會找到平衡美國力量的手段。⁴¹洪鍊德認為，美國當前「重返亞洲」對付中共的作法，就像冷戰時期對付蘇聯所採取的態度幾乎一樣。⁴²現今美國對付中共的方式，實際上就是攻勢現實主義的運用邏輯。

伍、中共對「歐巴馬亞洲三國行」的因應措施 - 修正主義國家的觀點

依據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強權最終目標是在國際體系中獲取優

頁 24。

³⁹ 朱雲漢、黃旻華，〈探討中國崛起的理論意涵—批判既有國關理論的看法〉，收錄於朱雲漢、賈慶國主編，《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年10月），頁28。

⁴⁰ 張登及，〈希拉蕊訪問中共周邊國家戰略意涵：攻勢現實主義的分析〉，前引文。

⁴¹ 鄭永年，〈美國「重返亞洲」與亞洲秩序的巨變〉，〈<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0&docid=102238876>〉。

⁴² 洪鍊德，《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理論》，揭前書，頁156。

勢、霸權地位，此乃國家生存發展的最佳保障。⁴³目前，中共在亞太地區除美國之外已取得優勢，進一步的意圖就是排除原霸權國（美國）對自己的限制，以確保綜合國力持續發展。中共從 2003 年起不斷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等外交上的修正策略。再從近期「中」日在釣魚台的主權紛爭、在南海地區與各聲索國的利益爭奪等方面來看，中共的外交政策、作為與調整仍是以排除原霸權國（美國）或其盟邦對自己發展之限制為考量。由此得知，中共為因應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及「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仍將不斷修正對外政策，以因應美國的新圍堵措施。相關作為分析如後：

一、加速推動區域經濟整合

中共瞭解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主要是針對中共與東協國家已形成整合條件下的對應措施。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搶回在亞洲地區的主控權，維繫其經濟王國的榮景。中共企圖轉變東亞地區的經濟板塊，以使體系中的「權力結構」發揮轉移效用。然而，中共必須慎重地處理美「中」競合關係，其前提假設是在不與美國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積極推動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發展未來由東協 10+6 所形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目前中共與東協及其他 5 個國家（日本、韓國、印度、澳洲、紐西蘭）均已簽署 FTA，在東協+FTA 的架構與基礎上，更有助中共加快區域經貿整合。如同東協秘書長蘇林（Surin Pitsuwan）所言，「RCEP 的成立，不僅得以將全球經濟力量從西方轉移至亞洲，同時也有助抵銷美國與歐盟經濟疲弱的衝擊」。⁴⁴由此得知，中共在東亞地區經濟整合的努力是要極大化與其他鄰國（特別是日本）之間的差距，成為亞洲區域經濟板塊的霸權。中共「和平崛起」或「和諧世界」的呼喚，並不能代表其沒有在亞洲稱霸的野心。反之，中共在東北亞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在兩岸之間發展 ECFA；在東南亞建立「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以及在中亞推動「上海六國合作組織會議」等

⁴³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1.

⁴⁴ 李鐔龍，〈東亞峰會將推經濟夥伴關係〉，《21 世紀基金會》，〈http://www.21stcentury.org.tw/02_research/03_detail.php?id=4&type=3&did=6509〉，檢索日期：2013 年 5 月 27 日。

2012 年末「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之分析

行動，都可證明中共欲爭取區域經濟領域獨大的野心。⁴⁵

二、降低在南海主權爭端的矛盾關係

南海主權爭端是東南亞國家與中共合作關係中最脆弱的一環。中共深知美國正運用南海安全議題，做為與東協國家建立安全合作的立基點，進而也可運用此議題遏制中共崛起。美國實際上也理解中共對於領土（海）主權絕不退讓的立場，此點又是東南亞國家最難以單獨面對中共的關鍵所在。中共為抗衡美國介入南海所可能為其帶來的負面效益，目前採取的權宜作法為「一手硬、一手軟」立場。一方面繼續深化與南海聲索國的經貿合作，另外也擴大在國際舞臺上宣傳中共在南海政策上「共同開發、和平共處」的手段，以打亂聲索國想利用美國制衡中共的策略。⁴⁶

依攻勢現實主義的看法，中共崛起之所以會讓美國焦慮不安，主因是其影響力已超越美國，中共未來必然會挑戰和損害美國在全球和亞太體系的主導地位。⁴⁷因此，中共目前會依修正主義國家的謀略，暫時不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發生衝突，但仍會持續發展實力，以待爾後挑戰美國，成為體系中的霸權。

三、強化並鞏固與傳統盟邦國家的關係

歐巴馬的亞洲三國行讓中共感覺不是滋味，中共總理溫家寶也利用參加此次高峰會的機會訪問柬埔寨和泰國。⁴⁸明顯看出中共必須設法強化並鞏固其與東南亞傳統盟邦的關係，此舉更加激化美「中」在東亞地區的戰略交鋒。另外，在安全與軍事部署上，美國試圖讓中國大陸周邊國家（尤其與中共有領土、主權、海上利益衝突的國家）相信，美國能夠提供安全保護措施。不過中共認為這種政策終究會失敗，鄰國終將選擇親近中共、疏遠美國。因為，在中共與東南亞國家建構的自由貿易協

⁴⁵ 曾復生，〈美國巧實力拚中國組合拳〉，《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post/3/11947>〉，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12 日。

⁴⁶ 孫曉玲，〈中越南海爭端中的美國因素〉，《東南亞研究》，2012 年第 3 期，頁 36-37。

⁴⁷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Winter, 1994), pp. 31-33.

⁴⁸ 〈溫家寶訪泰擬擴大投資抗美〉，《青年日報》5 版，民國 101 年 11 月 22 日。

定（東協 10+1）方面，中共實際上已處於領導地位。其中東協 10+3 在 2012 年 11 月 20 日簽訂協議書，更可證明這點。雖然做為美國盟友的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也保有密切的貿易關係，但美、日、韓軍事合作關係並不能彌補美國在東南亞經濟影響力的下降。⁴⁹

中共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每年平均保持 7% 左右的高經濟成長率，尤其國防預算更是以 2 位數字的百分率逐年增加。中共無論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各領域，正拉大與鄰國日本及俄羅斯之間的差距。此一作為具體表現在中共對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爭奪上。尤以 2010 年 9 月釣魚台「中」日漁船衝撞事件為一明顯例證。⁵⁰米爾斯海默認為「富強的中國大陸不會是一個維護現狀的大國，而會是一個決心要獲取地區霸權、雄心勃勃的國家。這不是因為富裕的中國大陸就會有不良動機，而是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最大化其生存機率的最好方法是成為本地區霸主。」⁵¹在當前亞太地區，中共的國力與周邊大國（日本、俄羅斯）並未有明顯的差距，同時又有美國（原霸權）對中共崛起的限制，中共未來霸權企圖的展示必須再拉大其與日俄等大國的國力差距，中共的強勢作風表現將會更加明顯。⁵²洪鎌德認為中共崛起不僅讓美國感到震驚，也讓周邊國家感到不安。有事實或證據顯示印度、日本、俄羅斯甚至南韓、越南等國，都會盡其本事阻止中共成為地區霸權。⁵³未來亞洲地區是否會形成由美國領導的同盟組織來對付中共崛起，都視中共對外政策是選擇「對抗」或「和平」發展而定。

⁴⁹ 李小軍，〈試析美國對中國在東南亞力量崛起的安全評估〉，《東南亞研究》，2012 年第 3 期，頁 40。

⁵⁰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共漁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艦在釣魚台海域相撞，由此引發的兩國紛爭不斷升級，中共隨即在 9 月 8 日逮捕 4 名日本違法商人，並停滯向日本出口稀土的通關手續。中共強勢的外交作為，逼迫日本在 2 週後無條件釋放被日本扣押的中國大陸漁船與所有人員。此一事件後，中共在東海不斷展現強勢的外交與軍事作為。詳閱嵇偉，〈分析：日本釋放中國船長或使紛爭告一段落〉，〈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indepth/2010/09/100924_chinajapan.s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4 月 13 日。

⁵¹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401-402.

⁵² 洪鎌德，《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理論》，前揭書，頁 156。

⁵³ 同上註。

陸、結論

攻勢現實主義將國際政治視為大國政治，大國政治在國際環境中追求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權，即體系中的唯一大國。⁵⁴依此論述，「歐巴馬亞洲三國行」可謂美國企圖「再平衡」亞洲新權力的具體作為，意味美國「既要轉向亞太，也要留在亞太之內」，亦即加強與緬甸、泰國及柬埔寨的交往為其重返亞洲的重要措施，⁵⁵此點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主張。因為攻勢現實主義「區域霸權」的運作邏輯，大國極為關注體系間權力的分配運用並追求權力最大化，此乃大國謀求生存和自助所必然採取的行為。「歐巴馬亞洲三國行」或「重返亞洲」政策，都是要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美國「重返亞洲」的外交目標主在弱化中共，其中的重要手段是團結其傳統盟邦國家（日本、南韓、澳洲），同時擴大與中共深交國家如緬甸、寮國、柬埔寨等的合作關係。

事實上，上述國家對中共又依賴又畏懼，主因渠等國家無法與中共國力相抗衡之故。美國本想以此當作與其盟邦交往的著力點，運用優勢經濟與軍事力量，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舊有霸權地位。但事實卻與願違，美國的盟（友）邦在安全領域獲得強化後，卻不完全反應到美國最初目標所設定的效益上，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仍出現分散化狀態。美國學者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表示如果美國和中共對抗，大部分亞洲國家都不會站在任何一方，因為他們只想參與多邊框架，而不是成為美國計畫的一部分。⁵⁶大多數美國盟邦國家都希望美國能繼續發揮仲裁者角色，以遏制「中國威脅論」，但在區域經貿整合上仍然選擇中共。尤其他們都不希望再看到某個大國（中共或美國）在此地區獨占鰲頭。⁵⁷換言之，東亞地區各國的自主性愈來愈強，他們不願意再回到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反而是採取大國平衡策略；在經濟上靠中共，在安全上則選擇美國。

⁵⁴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

⁵⁵ 〈歐巴馬訪問緬甸 美中競賽升溫〉，《聯合報》，〈<http://udn.com/NEWS/WORLD/WORLD/RS1/7507954.shtml#ixzz2CdL2YyYC>〉，檢索日期：2012 年 11 月 22 日。

⁵⁶ Henry Kissinger, "China: Containment Does Not Work," *Washington Post*, 13 June 2005.

⁵⁷ 孫國祥，〈歐巴馬連任首訪東南亞展「重返亞太」決心〉，前引文。

其次，有關「修正主義」國家運用「能力」(capability)與「意圖」(intention)時，出現矛盾關係。依據攻勢現實主義的看法，修正主義國家在未獲得足以挑戰霸權的軍事實力之前，若追求軍事實力的增加，必會引起原來霸權的討伐，但他仍會隱晦地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以謀求未來能挑戰舊霸權的實力。⁵⁸從中國大陸近年來購建首艘航空母艦、測試隱形戰機、發展精準飛彈及研發太空資電武器都可看出，中共不希望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甚至採取「反介入」的戰略以對抗美國。簡言之，中共崛起到到底是「能力」還是「意圖」對美國形成了威脅，仍待釐清。相對的，美國又該如何認識中共(修正主義國家)的意圖或能力，如何運用控制「修正主義國家」的策略以制衡中共霸權崛起，該理論的實踐是否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也有待後續觀察。

最後，攻勢現實主義是從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結構下，解釋強國欲爭取全球或區域的霸權意圖，但因體系中的每個行動體自主性越來越強，可利用不同議題在強權之間採取平衡策略，遂使權力的操作已非簡化為「單極穩定」、「雙極穩定」、「多極穩定」或「多極不穩定」等概念，就能釐清彼此之間權力的運作關係。因此，在亞太地區原霸權國家面對另一個實力不斷膨脹的大國時，他欲建立均勢對抗的作法並無法順利獲得多數國家支持。大國必須以更精緻、多元化的議題做為合作手段，才能確保權力運作的順遂。質言之，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可有效解釋美「中」在亞太地區的競爭關係，該理論對於大國的戰略意圖，以及亞太各國戰略思考及採取的戰略行為，大致也符合攻勢主義最後預測的結果。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

⁵⁸ 有關「修正主義國家」之論述，請參閱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9.

2012 年末「歐巴馬亞洲三國行」之分析